

吴承恩捉妖记

有时右逝 著

大明正德年间，八十一枚神秘红钱引发百妖哄抢。

人妖两界失衡，群妖肆虐，生灵涂炭。

捉妖人吴承恩临危受命，踏上捉妖之路。

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上

有时右逝
X
不空文化
Bookng Culture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承恩捉妖记. 上 / 有时右逝著. —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ISBN 978-7-5596-2134-4

I. ①吴… II. ①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2576号

吴承恩捉妖记. 上

作 者: 有时右逝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 樟

封面设计: 蜀 黍

版式设计: 美味的蘑菇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8.5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34-4

定价: 4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楔子 惊天变 001

第一章 南秀城 013

第二章 夜袭 020

第三章 袖里乾坤 029

第四章 李棠 036

第五章 同行 044

第六章 红线 053



目录



第七章 黄花镇 061

第八章 蜈蚣精 071

第九章 执金吾 080

第十章 鬼市 088

第十一章 百妖蛊 096

第十二章 天地一色 103

第十三章 亢金龙 113

第十四章 棋局 125

第十五章 求雨 134

第十六章 卷土重来 143

第十七章 死战 152

第十八章 大雨 161

第十九章 背锅 170

第二十章 李征 180

第二十一章 对弈 188



目录

第二十二章 斩 龙 197

第二十三章 奎 木 狼 207

第二十四章 白 骨 夫 人 218

第二十五章 深 沙 大 王 226

第二十六章 天 牢 236

第二十七章 墓 碑 244

第二十八章 梵 音 251

第二十九章 人 蛊 259

第三十章 脱 困 267



楔子

惊 天 变

明朝正德十六年，距离京城三十里的万秋山净通寺。

天刚微微亮，寺院里已经如同往日一般散布着众僧咏颂经书的浑厚佛音，借以祈福天下太平。大方丈照例跪在巨大恢宏的天鼎前面，等待着天鼎摇出今天份儿的“平安”签。

唯独每日奉命前来取签呈报于皇上的锦衣卫，时不时抬起脖子看看东升的日头，略显焦急。天已经微微亮，按平日里来说，自己现在早就该捧着今天的平安签奔波在去见皇上的路上了。只见他略显不安地在大雄宝殿门前走来走去。

门口拴着的良驹正在低头吃草，似乎难得享受这种宁静。不远处的山岗上，两名和尚打着哈欠顺着楼梯攀爬而去，从方向看得出两人是要去敲钟报时。这让门口的锦衣卫更加不安了。

“已经卯时了吗……”锦衣卫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把目光转向了大雄宝殿之内。

这可能是大明境内唯一一座没有佛像的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着开朝皇帝所铸造的巨大“天鼎”。

相传，开国皇帝耗尽京城之内所有黄金，才打造出了这尊高三丈有余的三足巨鼎，而在正面镶铸着一尊三面观音像：正面观音手持经箧，右面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传说随着阴晴日夜、旱涝春秋的变换，观音也会展现出

不同的表情，栩栩如生，如天神下凡。

由于是纯金打造的，即便在夜里，这尊神鼎也会散发出微微的佛光。

这尊天鼎并不是用来焚香的普通火器；当时的皇上请来了一位得道高僧，耗了足足十年时间，用净通寺门口的竹林一段一段砍成竹筒，然后再用沾了金粉的佛墨，一件一件写上同样的两个字：平安。

没有人知道这位传说中的高僧到底写了多少支签子放进了天鼎之中，有人说是一千支，也有人说是一万支。无论如何，这里面的平安签，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从天鼎被放进了平安签的那天起，圣上正式赐此鼎名为“天”。历代皇帝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求签。

高僧曾在开国皇帝面前取出来了第一支签子：只见他仙风道骨，轻轻叩击天鼎，整个三面观音像就会发出轰鸣，震得天鼎之内的平安签也摇动不已，继而会从正面观音像的手中，抖出来一支签子。

高僧当时看了签子，一脸惊恐，跪在皇帝面前，颤抖着呈上。

皇帝也迷惑不已，接过来一看，确实是平日里准备的竹筒，只不过上面写着的却并非“平安”二字……

而是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天下大吉。

高僧跪在地上对皇帝谢罪，坦言自己准备了不知多少平安签，却从未写过“大吉”二字，这支签子出现在天鼎之中，只能说是天意，是上天的冥冥之力所拟写。看来大明江山，必定千秋万代。

皇帝很满意，随即叩拜了天鼎，并且安排了全国上下的得道高僧，日夜在此咏颂经书，为朝廷祈福避祸。

说来也怪，那名高僧在天鼎铸成之后就没了音信；而从此以后，历代皇帝每天第一件事都是派人来此求签，且一般都是平安签。而天下也确实太平。

只不过，当偶尔有诸如圣上得子或者太子继位一类的事情时，那枚平日里遍寻不到的“天下大吉”签，一准儿会从观音手中赐下，足可以见识到天鼎多灵，乃是举国的神器，人人传颂。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日子，所以门口的锦衣卫才会着急。皇上昨天刚刚得了

皇子，龙颜大悦，特命锦衣卫领军一大早来此护签。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份美差，得了大吉的签子送呈龙颜，赏钱自不必说，指不准自己嘴甜一点，趁着皇上一高兴，顺便加官进爵。可是今天偏不巧，签子迟迟不出来。

莫不是……锦衣卫心中有不好的预感……莫不是，里面的平安签已经用完了？毕竟自己一直听说天鼎里面的平安签乃是神赐，远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急急忙忙跑到了大雄宝殿门口，朝着里面张望。里面的大方丈依旧在叩击着天鼎，祈求着今天的签子。

只不过今天，似乎连观音大士塑像的表情也不似平常。

“今日似乎迟了些许……”锦衣卫碍于佩刀，是断不可迈入佛堂圣殿之中的，所以只能在殿外陪着笑，小心翼翼地提醒着似乎还没睡醒的老和尚：“大师，还请速速得办……下官还要回去交差呢……万一皇上醒了以后，察觉这平安签要是还……不是，这大吉的签子要是还没有送到，咱们可能都不好交代啊……”

“慌什么……”大方丈头也不回，轻声喝道，“施主，心诚则灵。”

随着一句心诚则灵，天鼎如若往日一般浑厚而响，紧接着，终于有一枚签子落入了观音手中。

锦衣卫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而心里面则骂了面前的老和尚一万句：该死的秃驴，净他妈故弄玄虚吓唬老子。

大方丈接过签子，径直走出来，递给了锦衣卫：“施主，请拿去。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锦衣卫躬身抬手，接过了这根比命还重要的签子，正准备像以往一样速速拿锦绸包裹住；但是他无意间扫了一眼签子，顿时失声惊叫，而手里的签子也掉在了地上。

大方丈眉毛都立起来了：“施主！这可是天下吉兆，你竟敢如此冒犯！如若皇上知晓，你这可是要被杀头的……”

锦衣卫慌乱之中连滚带爬地捡起签子，嘴唇已经是死尸一样的惨白，一句话也不能多说，只能勉强抬着胳膊，颤抖着递给老和尚。

大方丈疑惑几分，还是抬手接过，匆匆一扫，转眼间也是面如死灰：

“这……这一定是有奸人所害，才……”

说几句话，大方丈已然语无伦次。

面前的签子和以往的一样，散发着陈年的墨香。只不过上面的书法并不是以往的小篆，而是一种支离破碎的鬼画符，清楚地拼凑成了两个字：

“极凶。”

锦衣卫带着哭腔，问大方丈，这可怎么办？要不要如实禀报皇上？这皇上刚得了皇子，你说不是“天下大吉”，来个平安签也就算了。现在来这么一出，要是龙颜大怒，你我的脑袋可是要搬家的啊……

大方丈紧咬着嘴唇，双眼睁得死大死大的，不可置信地盯着手里的签子……

奇怪了……怎么回事……大方丈现在彻底糊涂了。

昨天晚上，方丈刚刚得知皇上得了皇子的消息，自己就关了大殿之门，然后亲自爬上天鼎，将签子全部请出，然后放进去了百八十个早就准备好的“天下大吉”的签子啊……即便自己老眼昏花，误了那么一两个平安签留在天鼎之内，但是却万万不可能有这种“极凶”的荒诞签子在里面……

这是一个只有净通寺历代大方丈才知晓的秘密。现今大方丈成为住持时，前代方丈才告诉了自己关于天鼎的蹊跷：博龙颜一悦，靠的就是偷梁换柱。平日里，抽出平安签后，一定要数着日子，抽空补一些签子进去，防止哪天平安签用完；如果真有什么喜事，皇上觉得应该是天下大吉时，那就去大雄宝殿的暗房之中，里面有早就准备好的一摞一摞的“天下大吉”的签子以便替换天鼎之内的平安签。

现今的大方丈已经这么做过三次了；第一次是天子继位，第二次是大将军打败东瀛倭寇凯旋；第三次则是皇上不久前的一次大病初愈。

每一次都很顺利，但是偏偏今天……

大方丈开始有点后悔了：是不是有人捣乱还不清楚，错就错在自己不该看也不看就把签子交给了锦衣卫。如果是自己发现的，大不了息事宁人，悄悄重新抽个签子也就罢了。现在可好，这件事已经见了光，可如何是好……

按道理来说，天鼎关乎着国家命脉，一天之内只可由时任的大方丈敲击一

次。这是死规矩，其他任何人胆敢擅自进入大雄宝殿，那可不仅仅是杀无赦，更是要诛九族的重罪。

表面上大雄宝殿周围似乎无人看守，那都是为了避一避寺院内的佛气；抛开每日都在寺院周围镇守的三千御林军之外，宝殿四周十丈之外，有着一排排持刀守卫防守森严。如若是人，除了大方丈和每日来取签的人之外，断不可能有其他人进得去大雄宝殿的。

那么，是妖？

大方丈想到这里，抬头看着天鼎，摇摇头。且不说这寺院之内法力浑厚的高僧不少，曾经确实有过千年古妖不知天高地厚，闯入大雄宝殿想要掳走天鼎；但是纵然有千年修为，那古妖碰到天鼎的一瞬间就被佛光吞噬，化为石像，周身上下被刻满了上古的经文。

妖对天鼎是一点辙也没有的……唔，倒也说不定是有妖怪来此，然后站在宝殿门口，扔了一根签子进去？但是，之前大方丈也试过，随便的签子放进天鼎之内不出一刻就化作尘烟了，必须是开过光的佛物，才得以保留。妖怪的签子肯定有着妖气，天鼎怎可能没有反应呢？

而且，一个妖冒这么大的风险进入大雄宝殿，就为了扔进去一根签子，然后看笑话吗？想到这里，大方丈也顾不得锦衣卫就在门口注目，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踩着观音托着玉净瓶的手，翻身探视天鼎之内。

没错，里面借着烛光，可以清楚地看到，横七竖八的都是自己昨天放进去的“天下大吉”的签子。

见了鬼了……大方丈趴在天鼎之上，头上的冷汗开始流下来。因为他意识到了，就算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里面多了这一根“极凶”的签子，但是为什么就在今天，自己摇出来了呢？

难道真不成，是天鼎显灵了？

难道真的是……

锦衣卫在门口看着大方丈上蹿下跳不明所以，以为高僧被吓得走火入魔了，于是清清喉咙，勉强喊道：“大师……”

“赶紧去禀报皇上。”大方丈终于开了口，“要出事，要出大事！”

巳时，皇宫内。

宫里的小太监们都啧啧称奇：平日里，是见不到这么多御林军和锦衣卫的；昨日刚刚听说皇上喜得龙子，今日里本来还期盼着赏钱，未曾想到赏银没见着，倒凭空多了这么些个兵将。

“小皇子刚刚出生，倒也不怕冲了皇宫之内的和气！”太监们忍不住牢骚几句，但是被几名带刀侍卫瞪上一眼，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皇宫此时已经被御林军从外团团围住；各个出入口，都由锦衣卫重重把守；就连宫殿之顶，也蛰伏着二十多名大内密探。

而此时，皇帝正在太宫之内祭祖，以慰告上苍喜得龙子。灵牌所在的灵虚宫的四面墙壁上，镶嵌着往日里所抽的平安签。和门外近在咫尺的兵荒马乱不同，这里面依旧乐享太平。而今日跪在门口的不仅仅是负责传签的锦衣卫统领，还有当朝国师。两人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只能捧着大凶的竹签，被两名大内密探紧紧按住跪在地上，抖得像筛糠一样。

“传旨。”皇帝在香炉里插上了手里刚刚点燃的千年香，一股温和平静之意四散飘开，“净通寺大方丈尸位素餐，赐凌迟。净通寺众僧护国不力，但念得往日里咏颂经书有功，赐全尸。另，即刻选举国内高僧入住净通寺，接任方丈一职，为国祈福。”

外面有人得令，匆忙地跑了出去。国师听完圣旨已经几近昏倒，而地上跪着的锦衣卫统领好歹也是武将，若不是咬紧了牙关，恐怕此时已经要失禁了。

皇帝走了出来，轻描淡写地接过竹签，并没有顷刻间龙颜大怒；相反，皇帝似乎还带着几分兴趣。

“起来吧，与两位爱卿无关。”皇帝说道。

两人只是口称罪该万死，却依旧没有起来。

皇帝倒无所谓他们起不起身，他带着竹签转身走进了灵虚宫；虽然这不是一根平安签，但是皇帝照例找了一个位置，放下了这根祸源。

外面的日头高悬，虽然还未到午时，却晒得人头昏脑涨。

跪着的两人已经满脸是汗，汗水簌簌落地后很快蒸发，但两人既不敢擦拭也不敢起身。

之前传令的人很快跑回来跪地禀告圣旨执行的结果，皇帝的声音从灵虚宫传出：“大方丈死之前，可有什么遗言？”

“天地祥和……不似是天灾人祸……”那人恭敬回道，“大方丈之前已经入禅请神，说怕是有人要对皇上龙体不利。”

“那么说，是刺客？”皇帝耸耸肩，不以为然，“怪不得整个京城的兵马都被调过来了。”

说着，皇帝放眼远眺：“满城尽是精兵强将，如若真有谋反之人，也如同螳臂当车……何来大凶之兆？况且，近几年内，虽然天下归心，但是东瀛、南苗、西蛮、北山，各个都有窥探中原之意，刺客之事虽未曾声张，但也有过那么几次。只不过，每日只要取得平安签，朕必会化险为夷、逢凶化吉。今日之事……”

说着，皇帝顿了顿。

只是，没有人敢接这个话茬。

“罢了，谅你们也没人敢说。”皇帝依旧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昨日得了皇子，今日天鼎就赐我大凶之兆，很难让人觉得没有关联。你们一定有人猜测，昨日的皇子，就是凶兆之源……”

“这……”国师终于接住了话茬，“这无从说起啊……皇上乃是天子，天子所诞龙种，乃是我朝臣民所幸，保我江山可传千秋万代，实乃天下大吉……”

“啰里啰唆的。”皇帝打断了国师溜须拍马，吓得国师不再开口，“总之，你能保证，皇子和大凶之事无关吗？”

国师思忖良久，只能垂下头去，不敢再有丝毫表态。

“传旨。”皇帝拍了拍身上的香灰，看来是准备起驾回宫了，“昨日所得皇子，即刻投入永生井，不入玉牒；诞下皇子的妃嫔剁为肉泥，做长善包子分送给贫苦百姓。另外……”皇上顿了顿，转过身继续吩咐道，“令御膳房准备点开胃的点心，朕有些……饿了。”

皇宫之内，如同往日一般平静，除了一两声不会被人听到的惨叫之外，流水

般地到了夜晚。似乎大凶之兆只是一个假象，今天又会是一个平安的日子。

今日是十五，月圆得如此好看。本来准备的赏月大会，也无疾而终。宵禁提前了不少，刚刚入夜就已经听不到什么喧哗之声，只有几声蝉鸣，不远不近。

而皇帝此时并没有入寝，依旧在书房里批着奏折。抛开近日里国务繁忙，皇帝其实也很想亲眼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刺客，能让天鼎给出“极凶”这样撼动大明江山根基的预示。

整个皇宫内灯火通明，能点起来的灯笼已经全部挂上了，加上月色正佳，整个京城之内简直恍如白昼。

夜入三分，皇帝终于起身挪步至书房门口，旁边的太监急忙递过茶盏。皇帝接过来抿了一口，抬头看着月亮，不由得带着几分遗憾：“多好的月色，何来大凶之……”

梆子响了一声，紧接着，有人撕心裂肺地高喊：“有刺客！”

“有刺客！有刺客！”本来静如死水的皇宫突然间人声鼎沸，喝叫声之中伴随着各种兵刃出鞘的厉响。书房里去取外衣的太监连滚带爬到了皇帝脚边，惊慌不已：“皇上，有刺客，您还是……”

皇帝笑了笑，并未理会：“看不见的刀剑才有危险。既然已经发现了刺客，还有什么担心的？朕就是在想，这刺客到底是人是妖，竟然可以闯入宫中才被侍卫发现……”

平时口齿伶俐的太监却没有应声附和，皇帝转头，发现太监已经丢了魂似的跌坐在地上，不禁皱眉：“朕不是说了吗，有什么担心的，竟然失了体统……”

皇帝没有说下去，因为发现太监似乎并没有在听自己说话，太监抬起手，指着外面——确切地说，是指着天空的方向。皇帝回身，抬头望去……

月色真好啊。

正是因为明月当空，才能清楚地看到，有数个身影从天空之中不断落下。同时，细细聆听的话，能够耳闻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发出的闷响。

而守卫皇宫的禁军，此时也已经方寸大乱。天空之中确实有人在落下来；一开始，几个禁军教头还以为是有高手腾空而至，急忙唤来了大批的弓箭手严阵以

待。看得出那些个在高空之中的家伙离地几十丈，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大家不免紧张。奇怪的是，身影落在地上，就如同不会轻功的普通百姓一般，摔得四分五裂化为肉泥，而这一幕不断重复，一时间皇宫之内坠落的尸体比比皆是。

几个教头顾不得那么多，当先冲了上去，却又被一阵恶臭熏了回来。细细望去，这才发现，那些个跌落的所谓“刺客”，死因似乎并不是高空坠落，而是……

在跌落之前，这些所谓的刺客，已经是尸体了。

这些尸体腐烂不堪，爬满了蛆虫，骨肉几乎已经被啃噬殆尽，看来就像是已经埋掉数年，最近才被人挖出来一样令人作呕。特有的尸臭越发浓厚，仿佛要遮天蔽月一样，在皇宫之中久久不肯散去。

这并不是幻觉，月亮似乎真的在消失。

埋伏的弓箭手锁定了目标；不，准确地说，是锁定了目标的方向：敌人必在半空——举眉，上箭，挽弓——然后一个个又由于惊讶与恐惧，缓缓松了弓弦，作不得半点声响。

越来越多的尸体落下，越来越多的人抬头，而本来人声鼎沸的皇宫，却越来越安静。

半空之中，凭空里悬着一柄巨大的黑影，正在缓缓落下。是的，乍看起来，这柄天空落下之物好似一根棍子；唯一的不同在于，借着月光细看之后就会发现，这根一度遮蔽了月光给人无限威压的棍子，是由无数腐尸密密麻麻交错、缠绕而成，看起来格外瘆人……

简直就像是一根爬满了蚂蚁的糖棍。

而三三两两坠落的尸体，就如同夏日里滴落的雨水一般，点点滴滴地将整个世界的的不祥倾泻而下，令人觉得每次呼吸吐纳恍如寒冬，不寒而栗。

皇宫之内已经鸦雀无声。

“来人，护驾！”皇帝大声喝道，本能地觉得这绝不能是一般刺客。

然而，虽然这一声断喝在皇宫内盘旋回荡，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响应。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地听到了一声非常、非常轻的笑声；一个如同在每个人耳边诉说着噩

梦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就是这么轻的一声冷笑，已经让所有人被一股煞气死死扼住喉咙，又仿佛身体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碾盘细致地磨碎，连分毫都动弹不得。

仿佛是为了衬托和响应这声异笑，尸棍和地面上那些本该死去的尸体，一起颤抖着发出了巨大的悲鸣——似乎是在诉说自己的痛苦，又或者是在痛诉自己的不甘……

而更多的，则像是对于刚才那声冷笑的无尽恐惧。

伴随着这声阴笑，一个蹲伏的煞影出现在了斜挂着的尸棍顶端；那身影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而且像是嘲弄着众人一般，一只爪子在不断地抓痒。众人抬眼望去，看不清这大胆的刺客到底是何人；只不过，煞影之下却有一双血红血红的眼睛，扫视着大地，令那些放肆的张望之人，没了继续抬头的力气。

皇帝和其对视不过弹指之间也不由得冷汗直流，不禁接连后退几步，若不是身后的太监急忙扶住，可能会跌倒了。

“朕……”皇帝想说什么，但是第一句话却卡在了喉咙，清了清嗓子才重新喝道，“朕乃当朝天子！来者何人！竟然在此放肆！”

“区区一个皇帝……”尸棍上的煞影缓缓搭了腔，语气之中充满了不屑。紧接着，尸棍横着飞起——不，不是飞起，而是被那个煞影抬手抡了起来——“吾乃……”

尸棍笔直地落下，光是划破的风声就足以媲美天崩地裂。

只是短短一瞬。

从皇宫南城门开始，半个皇宫在眨眼间轰落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断壁残垣；待到尘埃落定，众人才看清，那柄尸棍，笔直地切开了皇宫。哀号之声终于开始此起彼伏，不少人已经被砸得四分五裂，其他可动之人，已经失去了全部战意，哭喊着四散逃离。皇帝终于站立不住，跌坐在地。

更恐怖的是，明明有人已经被砸得失去了半副血肉之躯，却仿佛仍没有办法死去。只见骨肉迸飞后的那些肉块，似乎被什么吸引着一般，缓慢而又平静地挪动着